

◎文学聚焦

# 乡村题材创作： 拿出反映时代巨变的文学表达

赵振杰

## 学习经典，更要打破写作惯性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其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一直以来，乡村题材都是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题材作品更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深邃厚重的乡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以及充盈丰饶的农村生活经验，孕育了众多蜚声文坛的乡土名家，催生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湘西》，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大山的《取经》《村戏》，铁凝的《哦，香雪》《孕妇与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一部乡村题材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众多前辈作家为当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写作经验。例如，鲁迅与“五四”乡土小说家自觉将风土人情与人物刻画有机融合，在兼具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叙述中寄托作家的乡愁之恋与文化批判；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性灵派”作家则有意识地将浪漫因子、诗化风情和抒情传统融入乡土叙事之中，凸显乡村人性中特有的韵味与神采；以赵树理为典范的新中国农村生活题材创作者坚持文艺大众化的创作方向，吸收民间文艺元素，以质朴明快的现实主义笔触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塑造出历史变革中鲜活的农村新人形象。

新世纪以来，乡村题材创作在这三种创作类型上各有耕耘与开拓，诞生了诸如《秦腔》《笨花》《湖光山色》《一句顶一万句》《空山》《我的名字叫王村》《乡村志》《上塘书》《中国在梁庄》《生命册》《望春风》《天高地厚》《陌上》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些作家提供的经典文本范式，也可能成为当下乡村题材创作的桎梏，形成写作惯性。我们既要向伟大的文学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同时也要警惕“依葫芦画瓢”的做法，要用双眼去洞察今日乡村的巨变，用双脚去丈量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去感受当下农民火热的内心。毕竟，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 更新知识结构，一切从现实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围绕脱贫攻坚，反映农村变革的新时代乡村现实题材创作应运而生。《金谷银



《古镇新貌》(版画) 肖力绘

山》《经山海》《花繁叶茂》《乡村图是》《海边春秋》《战国红》《高腔》《延安样本》等作品既自觉承续百年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又结合新时代的具体特征，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历史为背景，以普通农民和基层扶贫干部的生活工作为线索，多维度展现了农村的时代变迁，成功塑造出一系列气韵生动、鲜活饱满的时代新人形象。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乡村现实题材创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一是主题先行式的政策图解。文学是一种“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语），其主题思想需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传递出来。当下一些乡村题材创作者背离形象思维的规定性，随意支配人物、安排情节，致使作品流于概念化、公式化。二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书写。一些作家以游客的心态走进乡村，自认为到了、转了、看了、

就了解了乡村，熟悉了农民，其实“深扎”得还远远不够。三是消费主义式的猎奇化、景观化叙述。这种创作倾向在网络文学中比较明显。一些作家为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故意采用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塑造成一派“田园”或“荒原”景象，以此来吸引眼球或赚取流量。这些做法，都无法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但走进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觉结构，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表现中国乡村的全貌。”

## 身、心、情皆入，才能写出好作品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摆脱思维惯性，突破创作瓶颈，寻找到与新时代乡村现实“适配”的表达，是当前至关重要的文学课题。笔者认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者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融入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情与乡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乡村的面貌。作家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由乡村观照中国，以乡村认识时代，才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要熟悉新乡村。新时代的新乡村，无论是自然环境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无论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文化建设层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作家，要用文学呈现出新时代乡村的丰富、立体、深入，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无法真正了解今天的乡村，作家除了带着笔，更要带着心，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三是塑造新农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而文艺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书写新时代“创业史”的关键在于刻画时代“新人”形象。新时代乡村的主角是农民，农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心，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在塑造典型、刻画“新人”时尤其需要注意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维度上同步展开，努力实现“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历史逻辑与美学价值的辩证统一。（作者系河北作协青年评论家）



《磁器口》

李春泉绘

不记得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么句话：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三个自己，一个是别人眼中的你，一个是你自己眼中的你，剩下那个才是真实的你。这句话挺有意思，也有它的道理。我想，一座城市大概也是这样。

比如，同样是重庆，在一个本地人与一个游客眼里肯定是有不少差异的，甚至有可能相去甚远。我呢，所沉浸与感受的又与他们略有不同。

我在重庆定居有18个年头了，从天气、食物到情感，都完全与这座城市相匹配了。但是，既不同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土著，也不同于一个浮光掠影的观光客，在我身上，兼具了一种情感的主观和客观以及一种内外部并存的视角。这种情感和视角，有一种奇怪又微妙的平衡，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游离，又不至于偏离。而这本身，就近乎一种文学化的视角。我想，这也许是我为什么写起了小说并一直在小说里植入地域元素的缘故。

还有一种额外的视角。我从事过十多年媒体行业，虽然写起了小说，但其中融汇了许多的职业经验，尤为重要的是，汇入了一种媒体的思维，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多了一层滤镜。

重庆有着强烈的空间感，这么立体的城市即使放在全球也不多见。它的重叠性也在暗中影响和支配着我的写作，回头审视，应该是这样。

不知不觉，我出版了四部小说：两部小说集、两部长篇，都跟这片地域密切相关。其中一部小说集我曾取名为《重庆奇妙故事集》，虽然最终没用这个名字。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是从磁器口开始的，新出的长篇小说《相遇》，则直接将故事放在了磁器口。

《相遇》是一个带点悬疑性的、讲述男人之间重承诺讲情义的故事，小说里除了错综复杂的线索与人物关系的纠葛，还有十分生活化的场景——硕大的黄葛树、河坝边的老茶馆、长长的石梯和坡坎，还有一些重庆人未必知道的冷门景点。我希望，读者在读故事的同时，还能顺便看到这座城市游客们看不到的局部。

为什么执著于地域性呢？得益于前面所说的差异化视角，这对我而言堪称一种写作的资源优势——对这座城市，我比本地人略为超脱，比外地人更加深入。

比方说磁器口，这是一座著名古镇，是重庆的地标，也是重庆的象征。它仍保留有老重庆的风貌，这是游客趋之若鹜的原因。可是，大量游客来了，扫了一眼走了，除了摩肩接踵的拥挤感，几乎没留任何印象。于是很多人抱怨，不过是一条商业街罢了。真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这座城市是多层次结构的，而这座古镇也有两个：一个是你能看到的，一个是你看不到的。鳞次栉比的临街小铺、络绎不绝的人流，固然是古镇的一部分，却远非磁器口的全部和本质。也就是说，一座城、一条街区，并不一定是你亲眼所见的那些事物，更有看不见的事物在冰山之下。被你轻易忽略的，往往就是值得你去感受的那部分事物的内在。

剥离商业喧嚣，磁器口裸露出来的并不算长的石板路，其实融合了巴渝文化、沙磁人文、红岩与抗战文化……还曾是袍哥的水码头。它可以是一个老重庆活着的样本，是被历史的风吹拂又能让人看到“吹拂”的地方——感受到时间的更迭以及人们如何与这片地域相互交织、侵袭。如果你有一份必要的好奇心，还有一点敏感性，就会从你轻易忽略的背后发现宝藏。

这倒有点像写作本身了。一个作家，不就是在这种缝隙、这种逼仄空间里努力开掘的工匠吗？他或她所做的，正是把读者自以为最熟悉的东西创出一种陌生，从完全陌生的事物里给他们端来一种熟悉的滋味。

## 小说《艺术之眼》首次翻译出版

本报电（张天一阁）近日，长篇小说《艺术之眼》中文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美国“黄金时期”的文学巨匠哈罗德·贝尔·赖特于1914年创作完成，风靡20世纪初美国文坛。小说以20世纪初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新兴资本带来新贵阶层出现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爱情故事；年轻英俊的肖像画家艾伦·金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只身前往西部寻求成名的机会，面对美丽、财富和名声的诱惑，面对自然、道德和尊严的感召，艾伦·金苦苦思索，是成为一个著名、富有但出卖灵魂和良知的画手，还是成为一名贫穷、默默无闻但伟大而真诚的艺术师……

作者哈罗德·贝尔·赖特（1872年—1944年），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畅销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文坛首位卖出100万册小说的作家，电影《芭芭拉·沃思的胜利》和《山岗上的牧羊人》均改编自他的作品。

## ◎新作评介

# 军人“童年时代”的深情回眸

——评北乔长篇小说《新兵》

马原

20世纪50年代，“军事文学”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文学界。而“军旅文学”这一提法则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以盛行。从“军事”到“军旅”的转变，表现出军旅文学创作观念上由“事”向“人”的转变，作家们更加注重从“人”的角度来表现真实的军营生活和军旅人生。北乔的长篇小说《新兵》，正体现了这一转变。在对过往军旅生活的真实呈现中，作者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新兵形象，刻画出第一次当班长的夏奇寒带领的七班成员从熟悉的环境踏入陌生之所时的惶惑与不安，展现了他们从毛头小伙到合格军人所经历的磨砺与成长。《新兵》的特点在于：通过细节刻画凸显出人物的丰富性，以关怀之心审视新兵的成长之路，叙事真实可感，有温情有温度。

北乔有25年从军经历，对部队生活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有真切的了解与体察。他以特有的温暖、细腻的笔触，对个中人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初入军营，陌生的人与环境，对军营庄重、严肃的印象，让新兵们茫然、胆怯，每一个细节都足以让他们的内心波涛汹涌。报到当天，班长夏奇寒在贾海涛肩上随意轻拍的一个动作，被贾海涛赋予深意。一句温和友善的问候，让他“涌起满腹亲情”。而在一旁，没被拍肩膀的唐志刚，则像受冷落的新媳妇似的，心里不是滋味儿。新兵们像一个个渴望被看见、被关注的孩子，希望通过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句温和的话语、一个于他们而言意味深长的动作，在这个全新而又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信心。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从旁人细微的言行中捕捉他们以为有用的信息，又在这些不一定准确的信息引导下有所行动，极力表现。一些行为不免幼稚、笨拙，却是他们为更好融入军营做出的质朴努力。这一切都被细心的作者捕捉下来，让我们看到作为个体的军人的成长之路。

作者称新兵连为军人的“童年时代”，这一时段虽短，却承载了“新兵们”初入军营时，发生在自我与他人、与军人标准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小说写道：“老百姓的习性性与军人应有的素质无休止地挤压、搏斗、撕咬，汗水、苦痛和泪水腌出了兵味。”新兵们原有的认



知、习惯受到挑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与摸索中，他们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兵。小说中的章大强入伍武多年，频频在武术比赛中拿名次，本以为学擒拿格斗是小菜一碟，却没想到，原来的功夫成了绊脚石；贾海涛苦学文化知识，想实现日后考军校提干梦想，却因一次偶然的冲突意识到，作为军人，只沉迷于文化知识学习是不够的，还要端正思想，认真训练，积极参与部队工作。他们曾坚定相信自己选择的成长道路是正确的，并为之不懈努力，但走上“兵的航道”，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兵。他们固有的认知被冲刷，开始松动，有失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成长。后来，章大强不练武了，贾海涛不学英语了，他们重新融入大家，参与最日常的劳作与训练，脚踏实地地去成为一个合格的兵；再后来，那个一心要经商，满脑子利益输送、最懂得明哲保身的陶有财因为一句“警察叔叔”的称呼在内心升腾出无限感动；在父母无微不至庇护下长大的高干子弟小柱，也在劳动中感受到快乐，由衷地喊出“我爱部队”。小说在热烈而又温情脉脉的叙述中接近尾声。进部队时各自为阵、各怀心思的七班终于成为一个相互依靠、共同成长的七班，他们在不断适应、调整中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今天，军旅文学的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网络作家以丰富的想象力为基点，架构起一个个主人公可以自由驰骋的王国，在游戏升级式的情节设置中，不断带来极致的爽感体验，并受到无数读者青睐。这一背景，更凸显了北乔创作的价值——没有奇异的故事，较少类型化的扁平人物，《新兵》中的细节、画面真实可感，亲切寻常，但却能给军营内外的读者以强烈共鸣。

新兵连的生活场景、每一段对话和发生在彼此间的竞争与相互激励，时隔多年后，像小河流流水般，流过作者心头。《新兵》的写作，于北乔而言，像一次温情的抚摸，给过去时光里那个惶惑不安但一点点揭开生活面纱的自己以接纳和抚慰；又像是倾吐过来人的心得，告诉正值年轻的一代，这是必经之路，有困顿，也有激情。

## 镌刻在太空的诗意旅程

——读《寻找旅行者一号》

张天国

翻开诗人王童的新诗集《寻找旅行者一号》，仿佛登上了太空船，遨游在遥远辽阔的宇宙间。诗人运用212个中外神话传说、66个中外典故、107个中外历史事件、141种高科技和天体宇宙现象，以空灵飘渺的诗句和虚实相生的手法，展开奇思妙想，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壮丽的飞天画卷。诗集将科学探索与诗歌想象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人类探索宇宙空间的执著与无畏精神。

航天人呈献给世间的，是华夏子民昔日从未抵达过的浩瀚宇宙。诗人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乐曲奏响为序曲，用“这是一把开启天使行宫的钥匙”，开启了东风直上九重霄的太空之门，叙述了中国航天人问天之旅的千古壮举。在这宏大叙事的史诗书写中，每一个章节都有翅膀，飞翔的快乐贯穿始终。诗人镌刻在太空的诗意旅程，光芒四射。

王童对太空的描写与众不同。在诗人笔下，无边无垠的宇宙里充满了玄机。在这里，狂草不再是一种书体，而是星象链接的一种意象，是天神示人的一种意象。诗人在书写中，有关月亮的章节和诗句较多，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航天人，对这一轮照耀千古的明月情有独钟吧。在诗集有关月亮的故事中，诗人不惜笔墨，从个人情怀延伸到家国情怀。

王童选择书写的对象是太空、是航天、是问天的千古梦想与求索精神，他的诗作摆脱了一己之悲欢，向着茫茫宇宙无限敞开，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在求学追求上的胸襟与抱负。